

# Showers of Grace



AVATAR MEHER BABA

Compiled by Bal Natu

## 《恩典的雨露》

保·纳图编辑

翻译：美赫锋 田心



# 目录

他也是琐罗亚斯德！ .....	5
巴巴脚前的一束花 .....	6
有幽默色彩的秘密礼物 .....	8
超出了理解的慈悲 .....	10
关心、宽恕与慈悲 .....	12
巴巴的捉迷藏游戏 .....	13
全知遍在的至古者 .....	14
“一定是疯了！” .....	15
在巴巴的爱里无忧无虑 .....	18
“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 .....	21
重温耶稣的临在 .....	22
认出却又忽视 .....	24
在他的看不见的手中 .....	25
跳起比根舞 .....	27
一个梦与两只鞋 .....	28



## 他也是琐罗亚斯德！

作者：麦鲁·彼里莫瑞亚

我出身于一个正统虔诚的琐罗亚斯德教家庭，因而只信奉主琐罗亚斯德。当1941年我加入达大福利中心在孟买开设的社区供食所时，我发现所有的管理者都是巴巴爱者。他们把他的照片放在桌子上，还经常谈论他。有人告诉我：“他是人身上帝，”但我不能相信——这对于我类似于亵渎。看着他的照片，我的心里感觉不到任何的东西，并且想，“他不可能是琐罗亚斯德，”因此不去多想他。

第二年，有一次巴巴叫他在孟买的爱者去他那儿，参加为时一天的达善活动。其中一个管理者，我想她是迪娜·塔拉提（Dina Talati），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我答道：“我可以去，但别让我向巴巴顶礼。”

我父亲已经让我知晓，当时的所有的圣徒（sadhu）和古鲁都是骗子，使用着同样的骗术。有人去看他们时，他们就派其中一个跟随者客气地跟这个人交谈，然后把获得的信息秘密地传给古鲁。古鲁接见拜访者时，就利用该信息，从而显得无所不知。接下来当然就是访者被诈骗了。

所以，在去阿美纳伽的火车上，我开始在脑子里准备一连串的问题，来考验巴巴的权威。我们到达时，巴巴的一个满德里来接我们。他看到我，礼貌地问我是谁，为什么来。我想起父亲的警告，便粗鲁地冲口而出：“这不关你的事儿，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东西。”可怜的人，他马上离开了，也许心想我疯了。

在美拉巴德阿璐医生（Dr Aloo）把我领到一间小屋里，说：“巴巴，这是从孟买来的麦鲁·彼里莫瑞亚（Mehroo Billimoria）。”她说完就离开了。巴巴站在我面前，身穿白色长袍（sadra），手里拿着字母板，阿迪站在他旁边。

我永远永远都无法描述我所见到的，我看到了在人身里的上帝。在一刹那，我毫无疑问地确信美赫巴巴就是琐罗亚斯德。他亲切地拥抱我，我的心融化了，就像火边的黄油。我开始哭泣，把脸埋在双手里。

巴巴让我坐在凳子上，让我哭了一会儿。他随后从自己的花环上摘下一瓣玫瑰，放到我嘴里。同时他——至爱——把右手放在我头上，并在字母板上写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让我哭得更厉害了，我明白他知道我的一切，但巴巴又说：“不要哭。记住我，我会永远帮助你。”

我的会见就此结束了，虽然我的哭泣不止，直到返回孟买。不过，巴巴履行了他对我的诺言——他从未辜负过我。我不得不经历很多考验，但每当我想起巴巴，他总是在我身边，给我力量去承受我必须经历的任何危机。胜利属于巴巴！

## 巴巴脚前的一束花

作者：T·N·达尔

1943年，在克什米尔的首都、以“人间天堂”著称的斯利纳伽（Srinagar），从我叔叔那里第一次听说美赫巴巴。我立刻对他产生偏见，因为我听说他用英语写文章谈灵性，我匆匆下结论说他是受雇于英国人的，试图把群众的视线从1942年8月由甘地发起的“退出印度”运动中转移开。几天后，我看见巴巴的照片，他显得很健康，毫无苦行的样子，这更让我确信他一定大吃大喝，并且相信我原先的怀疑没错儿。

在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从英国人那里赢得独立之前，很多人都把寻求灵性拯救，或者跟随古鲁圣人，看作是自私的甚至是反国家的追求。他们觉得只要祖国印度的荣誉仍处于危机，每个人的最首要责任就是解放她；那也是我的感觉。

但是两个月后，我却做了一个特别的梦。在梦里我看到很多人聚会。我打听到美赫巴巴中午要来。我的手表是十二点差一刻，我不打算浪费十五分钟，只是为了见一个骗子。正要离开时，我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我应该留下来，盘诘美赫巴巴——用直接的发问难倒他。他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将支支吾吾，这样他就会在众人面前露馅。于是我等着。

但美赫巴巴中午没来。到了12:15他还没到。我又等几分钟后，便开始告诉人们美赫巴巴是个骗子，冒牌者。除了他的灵性宣称，他甚至连个绅士都装不像，否则他是不会让我们大家久等的。

然而，过了一会儿，人群开始分开两边，给美赫巴巴让路。我不打算去见他，但他却向我走来。即便如此，我也不准备向他行礼，但是，当他离我大概六英尺远时，一股不可知的力量让我趴倒在地。我从未试图鞠躬——我没有鞠躬，只是突然发现自己整个人趴在地上，头放在巴巴的脚上。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抵达了喜乐的源头。

做了这个梦以后，我变得躁动不安。我醒来时是早上4点，但我跑到叔叔家，请求他告诉我有关巴巴的一切。但除了已经告诉我的，他也不知道更多的。不过，他带我去见道拉·辛（Daulat Singh）医生，道拉·辛仅仅在德拉敦（Dehra Dun）见过巴巴一分钟，但这足以让他完全臣服于至爱巴巴。他对巴巴的臣服和接受是如此地彻底，他甚至从未感到有必要去了解有关巴巴的更多事情。对于他来说，巴巴就是神，这已经足够了。但在我的乞求下，他总算给我讲了他见巴巴的个人经历，这只能让我更加渴望亲见巴巴。

我写信给巴巴，说我想去阿美纳伽得到他的达善。我收到回信说有合适时机，我就会得到巴巴的达善，但他禁止我在这之前去他那儿。

一年后，1944年，一天晚上至爱巴巴隐蔽身份来到斯利纳伽，住在堂皇饭店（Majestic Hotel）。尽管之前我并不知道巴巴的访问，但因一系列的巧合，我和一个朋友不仅听说了这件事，而且我们第二天还去了堂皇饭店找他。

饭店里没人听说过美赫巴巴。他没用这个名字登记，连饭店里的脚夫也不知道。其中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对我说饭店里没有美赫巴巴。我灵机一动，问这个男孩他是否看过日出（山上的日出非常之美），然后我问他饭店里有没有一位留着胡子长发、就像旭日一样的人。男孩立刻说，“是的。有一个聋哑王公住在最高层。”

我决定去办公总处问一下谁住在最高层。往办公室走时，我们碰巧抬头看了看，就在那一刻，只有一秒种的时间，至爱巴巴从楼上的窗户向外望。多么明亮的一张脸呀！

我们不再犹豫，开始爬楼梯，去巴巴的那层楼。然而，我们到达之前，却被一个七十多岁但很健壮的男人拦住了。他是马萨吉（Masaji），彭度的父亲（美赫巴巴的姨父——译者注），虽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他查问我们想要见谁，我说：“美赫巴巴。”他回答说那里没有美赫巴巴，他自己已把整个一层楼预定下了，所以我们应该离开。

当我们坚持说我们知道巴巴就在那里，因为我们看见他了时，他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厨师，长得像巴巴而已。于是我说：“你能叫你的厨师来吗？我们想见见他。”这时马萨吉突然转变话题，对我们说他们中有五个生病的妇女，都濒临死亡！任何打扰，哪怕我们低声说话，都可能结束她们的生命，她们的病情都非常、非常地严重——患有癌症，肺结核等等。

我们当然不相信他的话，但最后他不想再多跟我们理论，只是抓住我们，送我们下楼。不过，我们的辩论声传到巴巴那里，我们走到楼底时，巴巴传话说我们可已得到他的一分钟达善，条件是我们不要把他的身份泄露给任何人，也不要向他顶礼或碰摸他的脚。

我们欣喜若狂，急切地爬上楼，站在小小的阳台上等候。巴巴手拿字母板来了。他触碰了一下前额，译者说：“巴巴说你们很幸运，我昨天夜里到这儿，你们今天就来了！”接着巴巴要我们放心，说不只是我们，我们的亲戚朋友也能在他离开克什米尔前得到他的达善，但要等些时候。

我回到家。但见了巴巴后，我处于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以至于那个白天和夜里都毫无食欲。第二天一大早，我又离开家向堂皇饭店走去，希望能再看巴巴一眼——如果他出来散步时。

走到半路，我后悔没带些花儿来。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人手持一大束鲜花，花极为精美，配得上总督的餐桌！我知道这样一束花即使出高价也不一定买到，但我一问，这个人就欣然把花递给我。我很吃惊，给他几个小钱，他没吭声就接受了，随后二话没说就走了。巴巴以他神奇的方式，实现了我的心愿。

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去饭店。我安慰自己说：我不去见巴巴本人，我只是把花交给巴巴的一个门徒或者脚夫，他们会转交给巴巴的。

我鼓足勇气，双手捧着玫瑰花，走进旅馆，寻找门徒或脚夫。但一个人都不见。我爬上楼梯。那是怎样的惊喜啊——至爱巴巴独自站在那里，好像在等着接受鲜花！他默默地打手势让我把鲜花放在他的脚前。我照做了，然后带着内疚与喜欢交织的心情退回。巴巴微笑着，他的面容比喜马拉雅山上升起的太阳还要灿烂！

## 有幽默色彩的秘密礼物

作者：保·纳图

### A Secret Gift Blended with Humor

Bal Natu

1948年7月中旬,我听说美赫巴巴将在这个月的23日,在美拉巴德为肖拉普尔市(Sholapur)的爱者举行一次小型达善活动。那时我在肖拉普尔地区的克都瓦地(Kurduwadi)教书。我给阿迪(Adi K Irani)写信,问我能否利用这个幸运的机会,享受巴巴的神圣临在。阿迪回信说可以,但我应该把这事儿告诉肖拉普尔团体的负责人贾居先生(Shri Jaju)。

我马上给贾居写信,说我打算在他们的火车停在克都瓦地时加入他们,同时我还向学校请了一天假。但是校长却不批准,因为教育当局快来做年度检查了。这让我很沮丧,我祈祷说:“巴巴,请帮助我。不要让我失去这个见您的机会。”接下来的两天我每天到校长那里,请他重新考虑我的要求,但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决定。

于是,我在7月22日晚上,难过地到火车站问候肖拉普尔的爱者,说我不能跟他们一起去了。火车大约在半夜时进站,我情绪低落地欢迎并告别我的朋友们。他们为我错过这个接受巴巴达善的珍贵机会而深表同情,我请其中的一个人转达我对至爱巴巴的默默致意。

火车要离开时,人群中一个年长者问我:“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我说:“不去。”他问我为什么,我解释说校长不准假。他面露惊讶,说:“校长有权剥夺你接受至师的达善吗?”并接着说:“哪一个更重要?一天的学校工作还是见至师?”然后他很自然地命令我:“上车,我们的至爱大师会关照你的校长的!”

就在这时火车鸣笛,我一冲动跳进车厢。火车要开出站时,我碰巧看到隔壁邻居,他是铁路职员,在值夜班。我大声叫他告诉我哥哥,我要去阿美纳伽,别挂念我。送出这个信,我为释然。尽管我没车票,没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但我并不担心。至爱巴巴已经成为了我的避护所。

第二天一早,我从一个中途站给校长发电报说我那天不去学校了。几小时后,火车在美拉巴德社区前停下,尽管那里并没有设置站台,也没有专人看管的平交道口。我们在“Meher Baba Ki Jai(胜利属于美赫巴巴)”的欢呼声里下了车,巴巴的一些爱者来接我们,叫我们洗手洗脸,于上午9点钟在大厅等候。

巴巴已经从美拉扎德来了,在美拉巴德山上。他一秒不差地准时进入大厅,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坐下,面对着他们至爱的大师。巴巴看起来非常温和,荣光四射,举止优雅。他的眼睛闪烁着天国般的光,既穿透逼人,又平和抚慰。他的临在颤动着他的爱,温暖着爱者的心。大家妥善就座后,巴巴让从普那和肖拉普尔来的人一一向他致意。



有些人给巴巴带来了美丽的花环，另一些人带来了包装漂亮的糖果。不管人们给他什么，巴巴都以巨大的爱接受。我没有带什么有形的东西，于是就没有走近他的座位，只是站起来，合掌，低头向巴巴致意。就在这时，巴巴把头转向某个人，忙着与他交谈。我因受忽视而一时感到受伤，但很快就顺从了他的意愿。

个人会见和问候结束后，大家开始唱上帝的神圣名字：“哈里，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上帝，耶兹单，呼。”在20年代巴巴曾让他的亲近者每天用一段时间念这些神名。念诵似乎使气氛更强烈，有的人止不住热泪流淌。

过了一会儿，巴巴让从肖拉普尔来的贾居做个简短发言。贾居对巴巴准许这次达善深表感谢。他眼睛里闪着对巴巴的爱，声音里充满喜悦。由于这次达善只有一小时，大约10点钟，巴巴从座位上站起，微笑着祝福了所有人，之后就离开往阿美纳伽去了。

我们吃完午饭，到阿美纳伽火车站赶下午的火车。我当天夜里回到克都瓦地，第二天像平常一样去学校。我感到有责任先去见校长，对我的缺席做个解释。由于他分别在三个场合明确拒绝我离开，我想他会对我很生气。但我还是鼓起勇气，走进他办公室。

他正在看一些公文信件，让我吃惊的是，他不等我开口，就说道：“我昨天收到了你的电报，虽然我明确拒绝了，但你还是去了。”他停顿了一下，打开鼻烟盒，吸了一下，接着说：“但现在我事后想想，觉得你肯定有充足的理由，不然你是不会离开的。”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完后我的情绪更高了：“因此，我正式批准你的请假。现在去工作吧。”

校长对美赫巴巴一无所知，对圣人或大师也丝毫不感兴趣。即使那一年，我后来又请假去伴随巴巴，他也从没问过我为什么要去阿美纳伽。

在美拉巴德，巴巴在表面上没有认可我。但是现在，当我走出校长的房间时，感到他对我擅自离校的主动原谅，乃是巴巴给我的秘密礼物——回应着我向他的爱的致意。这些年来，我发现巴巴似乎乐意幽默地利用那些不知道他的人作渠道，以便让他的恩典流向那些试图爱他的人。

## 超出了理解的慈悲

作者：考赫亚·萨塔拉瓦拉

### Compassion That Passes Understanding

Kohiyar Satarawalla

1954年我首次与美赫巴巴密切接触。那时巴巴住在萨塔拉（Satara），我被允许多次见他。他出于某种原因决定教我背诵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典《阿维斯陀》里的一个祷文。作为完美的化身，巴巴并不满足于仅仅让我记住词句，而且每每让满德里纠正我的发音。这总共花了很长时间，但最终我还是能够令巴巴满意地从头到尾背诵祷文。

1955年8月，巴巴在孟买的阿希阿纳（Ashiana——Nariman 和 Arnavaz 的公寓）举行一天的达善活动。他叫我参加这次活动并背诵这个祷文，因为有很多帕西（拜火教）家庭将从纳乌萨利（Navsari）和其他地方来。巴巴还说如果我来的话，他会让我搭他的车返回萨塔拉。

仅仅因为是巴巴的命令这一点，我怎么都会参加这个活动的，但跟巴巴一起乘车远程自然地极有吸引力。不过，那时我缺钱，即使去孟买都困难。但巴巴似乎很不经意地安排我为拉姆玖（Ramjoo）打字，我得到25卢比的工资。这让我能够坐火车去孟买参加达善活动。

在阿希阿纳，巴巴对我的背诵很满意，用一个拥抱和一个亲吻奖励我！我怎么能形容我的喜悦之情！但随后巴巴却向我扔下一颗“炸弹”！他对我说虽然他曾计划用他的车带我回萨塔拉，但现在他不得不带另一个人到普那，因此车里没我的位置了。巴巴又说我应该跟阿娄巴（Aloba）一起乘火车从孟买去普那，在那里的火车站与他会合，然后坐巴巴的车跟他一起走剩下的路程。

我十分失望，但我只能服从。于是第二天早上阿娄巴和我，外加因未预定车票在印度坐三等车厢的乘客的通常困难，爬进了一列预计在上午11点到达普那的火车。

随着火车呼啸地行进，我因失去跟巴巴一起旅行的机会而感到沮丧，我发现自己想到：“巴巴是神，我知道他是神，但他为什么改变计划？如果巴巴真是神，那么这列火车就应该马上停下。”我接受巴巴是神，又接着向他挑战要他证明，这真是愚蠢透顶，但那时我的脑子就是这样运作的。

几乎就在我脑子里发出这个挑战的一刹那，火车出乎意料地停了下来，距前后的车站都有数英里。原因是机车顶部的电线断了，火车没有了动力。在救援车来接之前，我们不得不等上几个小时。

我唯一的念头是，我们本应在上午11点与巴巴会合。与之同时，在普那，巴巴因我们没出现而焦急，他不住地问满德里火车出了什么事，并一次次地派埃瑞奇去问站长火车什么时候到。巴巴不喜欢天黑后到萨塔拉，因此等了我们约5个小时之后，巴巴在下午4点左右坐车离开，去萨塔拉。我们6点左右才到普那，又累又饿，发现错过了巴巴的车，只好设法挤进当天开

往萨塔拉的最后一班汽车。我们到时大约是晚上 10 点，阿娄巴去男满德里住的红木旅馆。我回到自己家，精疲力尽又心烦意乱地上床睡觉。

我天生不喜早起，再加上头天的旅行，所以当第二天一大早阿娄巴来叫我马上去时，我毫无准备；巴巴找我。为了拖延时间，我告诉他说我必须得穿衣，刮脸，洗澡，完了以后我就去。阿娄巴一个人回到巴巴那里，只是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带来口信说：“马上来。巴巴对这种拖延不高兴。”我依然拖拖拉拉，很久才磨磨蹭蹭跟阿娄巴走到红木旅馆。巴巴在等着我。

巴巴显得很不满，眼中含怒。他通过埃瑞奇问我：“你知道你的行为多么可厌吗！你把我的命令当作什么了？玩笑？”巴巴说着，我能看见他眼睛里的火焰：“拉姆玖，你没告诉他该怎样服从我的命令吗？今天早上我派阿娄巴去带他，甚至在我第二次派阿娄巴去叫他之后，此人才悠闲地溜达过来。我叫谁，谁就应该立刻冲来，而不是借口洗澡穿衣，哪怕你正在洗澡，也应该不擦身子，就跑到这儿！”

过了一会儿，巴巴情绪转变，他双目闪烁着光辉，问我昨天我们的火车出了什么事。我不想坦白当时的念头，只说了电线断了一事。巴巴对这个回答不满意，接连追问我更多的问题，最后打手势说：“你向我隐瞒不了任何事，我知道一切，但我想让他们（指满德里）都听你这个。”

我只好不情愿地讲了整个故事。巴巴显得很严厉，开始训斥：“是什么让你脑袋里生出这么疯狂的念头？你知道你引起多大的麻烦吗？你给上百人造成不便，也让我焦急。我几次叫埃瑞奇打听你的情况。我们很晚才回到萨塔拉，这里的每个人都焦虑担心。可怜阿娄巴不得不跟着受苦，除此之外，他今早还得两次去叫你。

因为你的恶作剧和愚蠢念头，你除了从火车上所有的人那里得到成千上万个坏业相之外，一无所获。他们因火车晚点而间接地诅咒你。想想你造成的这一切破坏吧：有些商人要赶到普纳做重要的生意，有个人急着按时探望生病的父亲，另一个人急着把妻子送到医院生孩子。所有的火车调度都被扰乱，受影响的人有长长的一串。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生出那么个无聊的念头，想检验我！你认识到自己收集了多少的坏业相吗？你几乎不可能消除它们。从现在起，你必须十分小心你的念头，尤其是与我有关的。”

巴巴随后命令我立刻向他顶礼。我顶礼完后，他表示：“现在你已把所有那些业相都放在我的脚上了，所以不要担心了。”

巴巴的慈悲让我震撼，这是怎样的无限啊！他竟然会对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作出回应，让火车停下！这是他不遗余力增强爱者信心的一个感人例子。而他这样做却给自己带来这么多额外的痛苦，这更是对他的神性的有力证明！他的慈悲确实确实超出了理解！

## 关心、宽恕与慈悲

作者：保·纳图

### Concern, Forgiveness and Compassion

Bal Natu

四十年代初，瓦门（Waman）开始给阿迪（Adi K Iran）当跑腿儿。这个男孩既聪明又心善，阿迪很快就喜欢上他。阿迪帮助他接受教育，后来瓦门长成少年时，还跟随阿迪做巴巴工作。

美赫巴巴也好像很欣赏瓦门对他的爱，每次阿迪开车去美拉扎德，巴巴总是让瓦门跟阿迪一起来。

五十年代早期，巴巴得知瓦门将在阿美纳伽上大学，亲切地给瓦门一些辞别建议。巴巴说他很快要进入一个新世界，应该小心——大学的生活与住在阿迪的院子里相当不同。巴巴让他不要随便结交女孩子，并且不能抽烟。

瓦门进入阿美纳伽学院，学得不错。但1955年有一天，他和一些朋友在小吃部，有人怂恿他抽烟，他拒绝了，恳求说：“请别强迫我。”但他的朋友们一再坚持，他最后屈服了，抽了一支烟。从那一刻起，他难以集中精力学习，所有的念头都是他违背了巴巴的命令。

他不停地想：“巴巴会怎样说？”他知道不可能隐瞒此事，也不能撒谎。他受了约一个星期的折磨后，阿迪捎信说，巴巴让他离校两天，开车送巴巴从萨塔拉去普纳，然后坐阿迪的蓝色雪佛莱汽车回来。

当天晚上瓦门恭顺地到达萨塔拉。由于天已晚，他只好没见巴巴就去睡觉了。第二天他早早起床，巴巴看见他，显得很高兴。巴巴和几个满德里坐在车里，行程似乎平安无事，走了一小段路，巴巴转向埃瑞奇，出乎意料地说：“让这个坏蛋告诉你，他做了什么！”瓦门完全惊呆了。

埃瑞奇转向他，要求知道他做了什么。瓦门满眼泪水，坦白了他的违令行为。巴巴随后让人点着一支烟，递给瓦门，叫他吸。瓦门摇头说：“不，巴巴，请别。”“但我现在让你吸，”巴巴答道，并命令瓦门吸两口。瓦门照做了，巴巴宣布说：“现在你不用担心了。你违反命令的事情已经被抵消了！”仍在开车的瓦门向巴巴低下头，表达他深深的感激之情。

大师的方法是奇特的。通过命令瓦门抽烟，巴巴抵消了瓦门因违反他早先的禁烟命令而形成的业相。这个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巴巴慈悲地告诉瓦门：“从现在起，你可以抽烟，但一天不要超过两支。”然而瓦门受到的教训是如此地深刻，他从那天起再也没有抽烟的渴望了。

后来，瓦门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身居政府高位。因职业关系，他不得不参加很多官方活动，经常有人给他递烟，但每次他都礼貌地拒绝，想到跟巴巴在车里的生动一幕，他再一次体验到巴巴的关心、宽恕和慈悲，就像他那天所体验的一样。

## 巴巴的捉迷藏游戏

作者：瓦苏玛施

### Baba's Game of Hide and Seek

A. K. Vasumathi

1958年，美赫巴巴在美拉巴德举行撒晤斯（Sahasra, 伴随大师）活动。我哥哥美赫纳斯（Mehernath），姐姐洁燕施（Jayanthi）和我有幸参加。我们全家人都想去，但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几个人去，其他人都慷慨地让我们三个人获得这个神圣的待遇。

不过，他们想送个纪念品表示他们的爱，所以就特意准备了一个用纯白的柔软棉丝线编的花环，上面点缀着用丝绸做的玫瑰花（我忘记了是深红色还是粉红色了）。这个花环是我姨妈拉克希米（Lakshmi）指导“妇女之家”（Shree Sadana）的女子们做的，是用爱和真诚编织的。那是为社会上的妓女建的机构——她们遭受的罪往往大于所犯的罪。拉克希米夫人是这个在马德拉斯的机构的负责人。她非常同情和理解这些妇女，帮助她们掌握技术，在经济上独立，以便在社会中有个正当位置。

至爱巴巴曾于1947年4月参观过这个妇女之家，并对他的这些不幸的孩子给予爱与祝福。那一次她们也为巴巴编了一个特殊的白线花环，他高兴地戴上。后来他让邓肯医生把那个花环送给英国的贝吉特夫妇（Bakett）。现在这个花环放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默土海滨的巴巴屋子里。

我母亲简纳吉夫人（Janaky）怀着爱帮我们仔细包好新花环。我哥哥、姐姐和我出发去阿美纳伽。我们为在这么多年后能再次见到至爱巴巴而激动不已。对于我，巴巴给我的最深记忆是三十年代，他来我们在马德拉斯和邦戈罗（Bangalore）的家，同我哥哥卡施里（Kasthuri）和我捉迷藏。那时我们都小，我想我们还很令人烦，但至爱巴巴从不忽视我们，好几次专门抽时间和我们玩捉迷藏游戏。

我带着愉快的记忆，热切地期待得到巴巴对旧时伙伴的特别认可，我在达善的队列里慢慢移向巴巴。由于在撒晤斯活动中，巴巴只给我们一次机会，走近他和向他致意，我们在急不可耐想到见他与此把这个时刻保留到最后之间，做着痛苦的抉择。我们做了折中，于第二天站在队列里，尽情享受着一秒钟的激动——期待着面对面地站在至爱巴巴跟前。

队列很长，巴巴对大多数人都亲切而慷慨地给予个别的关注。他对有的人开玩笑，抚摸有些人的脸颊，拍拍另一些人等等。“幸运的人，”我想。当然我感到这也会轮到我的。这个时刻终于来了——可我几乎还未意识到，它就过去了，我出了队列！

在某种迷惑麻木的状态中，我意识到我给巴巴戴上了那个特别的花环，全身匍匐顶礼，看着他，看见他微笑着，随后把注意力转向队列里的下一个人。他非常有效地刺破了我的自我泡沫。竟然不对他的旧时玩伴打个特别招呼。

事实上，我心情沉重地坐在达善大厅里，极力忍住泪水，不哭出声，并对自己说：“巴巴把我忘了，过去玩捉迷藏的好时光哪里去了？”我盯着巴巴看了又看，难以置信：“他会那么无情吗？”我不敢问自己。

就在这时，我看见埃瑞奇习惯地从至爱巴巴的脖子上拿去成堆的花环，把它们放一边，十分轻柔地为他擦去脸上的汗水，以便他从数百人的队列里接受新的爱之花环负担。

很多花环被挪到一边——那个白色的花环也被挪去。我痛苦地想：与巴巴的那个微弱联结现在也被割断了。就在我历经个人地狱时，一个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巴巴转向刚被挪去的一堆花环，打手势让埃瑞奇拿出来一个。埃瑞奇拿出来一两个，但巴巴打手势说：“不是那个，”一直指着埃瑞奇最后拿走的那个白色花环。巴巴表示他要戴那个，并且说：“让我一直戴着。”为了表明一个人与巴巴的联系永远不会断掉，他在整个撒唔斯期间都戴着那个花环。在那次活动拍的电影里（那部在结尾处至爱巴巴向坐火车离开的人们挥手告别的电影），你可以看到他戴的这个花环。

我找不出话语来表达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多么深；好像巴巴又和我玩了一次捉迷藏游戏——用微妙的和成人的风格——在热闹的达善活动当中。我所找到的是超越了语言的珍宝——对他的无所不知和慈悲大爱的一瞥！

### 全知遍在的至古者

作者：拉伽瓦鲁

#### The All-knowing and All-pervading Ancient One

A. V. Raghavulu

1959年夏天，阿瓦塔美赫巴巴在普纳的“古鲁帕萨德”（Guruprasad，古鲁的馈赠）给他的爱者达善。有一天接受完他的达善后，穆提博士（Dr. Moorty）和我从古鲁帕萨德出来，去附近的餐馆喝茶，然后回去参加下面的活动。

在路上我们交谈着，当然都是关于至爱巴巴的光辉与神性的。在交谈中，我碰巧说起至爱美赫巴巴不只是当代的阿瓦塔，他作为至古者，也是罗摩、奎师那、基督和佛陀。穆提博士同意巴巴是阿瓦塔，但他坚持说巴巴从未宣称过他是罗摩、奎师那或基督。他还说在他读过的巴巴的所有著作里，他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宣称。我们各持己见，回到古鲁帕萨德时还在讨论。让我们惊讶的是达善提早结束了，每个人都向门口走去。当天的达善活动结束了。

就在这时，埃瑞奇兄从巴巴房间里出来，宣布说美赫巴巴让每个人都回来，到古鲁帕萨德的门廊边聚会。我们听到这个，就跟其他人一起跑过去，急切地站在那里等待着。至爱美赫巴巴走出来，授述了一个讯息，大意是：他是罗摩，他是奎师那，他是基督，现在他是美赫巴巴，当代的阿瓦塔。巴巴给完这个讯息，就让大家解散了。

穆提博士和我都惊呆了。尽管这个讯息是给每个人的，但它对我们两个人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使我们相信美赫巴巴不仅是至古者，他实际上还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者。

那年8月，巴巴返回美拉扎德。按照印度的日历，每年在 Shravana 这个月人们都要庆祝奎师那主的生日。1959年这是在8月。圣徒瓦斯瓦尼（T.L. Vaswani）让他的私人秘书，侄子加善（Jashan）把他写的一首赞美奎师那主的歌寄来献给巴巴。

圣徒瓦斯瓦尼是个大学者。因为对神的爱，他辞去了大学校长的职位，专心侍奉神。1933年，他发起了“弥婁运动”（Mira Movement），其宗旨是教育应该是一项灵性事业，一切知识的目的都要服务穷人、底层人、病人和受苦者。他在普纳建立了一所学校，并以印度的传奇圣人弥婁命名。

他的跟随者出于爱和尊敬，把他称作达达吉（Dadaji）。巴巴也喜欢他，并于两年前（1957年）到他的住所访问过。收到达达吉赞美奎师那主的爱之歌后，巴巴让埃瑞奇在8月28日回信给加善：

“向我亲爱的达达吉和圣弥婁学校里每一个纪念我和爱我的人转达我的爱。

我曾是罗摩，我曾是奎师那，我曾是这个，曾是那个，现在我是美赫巴巴——同一个至古者以血肉之躯再度来临。我就是那个永远被敬仰与忽视者，总是被纪念与遗忘者。我就是那个永恒者，他的过去被崇拜与纪念，他的现在被忽略与遗忘；他的将来总是被热切地祈求与等待着。”

这个讯息表明，比知道巴巴是奎师那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即使不在肉身，也永远是全知遍在的至古者。我们只需要向他敞开心灵来接受他的爱。

**“一定是疯了！”**

作者：保罗·史密斯

**“Must Be Mad!”**

Paul Smith

1965年初我19岁时，乘坐“罗马号（Roma）”（巴巴曾坐该轮船离开欧洲）的最后一次航行去新加坡，继续寻找真理兼躲避兵役。

这是后垮掉的一代和前嬉皮士时期，我背包里唯一的书是《易经》——中国的可用作占卜的书。鲍伯·迪兰（Bob Dylan）的“小手鼓先生”是我最喜爱的歌，我充分利用了大麻或“绿草”。（注：1960年代，西方年轻人常常一边听鲍伯·迪兰的这首歌，一边吸大麻。）

我打学走路起，就渴望找到生命的究竟。我在罗马天主教家庭长大，尽管耶稣对我有吸引力，但教会却没有——我对耶稣不满，因为他只来过一次。我常想，“那时的人有啥特殊的？他是要那么慈悲，为什么不多回来几次？我怎么办？”如果只让我许一个愿的话，那就是见到他的肉身，看看他到底是啥样子。

在柬埔寨、泰国、老挝和尼泊尔过了悲惨不堪的几个后，我于1965年10月抵达孟买。我患了登革热和阿米巴痢疾，之后身无分文，在孟买的街头讨饭。有一天我在睡觉的简陋小屋里醒来，偶然瞥了一眼镜子。我几乎把自己吓死——我已经认不出自己来！我想镜子里一定是其他某人的映像。我的体重减到只有112磅，瘦长的脸上是一双冰冷而无生气的眼睛。我意识到我已经“丢失”了自己。我停止吸大麻以后，之后很多星期都连续做可怕的恶梦。

11月初，亲爱的母亲给我寄了些钱。我订了去意大利的船票。船上满是巴基斯坦—印度战争的难民和吸毒的西方游客。海浪汹涌，我住的下层甲板上拥挤的船舱里有六英寸的水。

大约两天后，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西方人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他转过身看着我。他的微笑很美，似乎有某种幸福感从他身上溢出。我被迷住了，想知道他是否在用某种刚被发现的新毒品。

由于近来因大量使用大麻而感到的沉沦与绝望，我害怕再去尝试任何的毒品，于是开始躲避这个人，尽管想结识他的诱惑力非常大。我每次碰到他，都会感到一股幸福的浪潮向我涌来。

最后，他走向我，自我介绍说他叫罗伯特·朱弗斯（Robert Dreyfuss）。他说他注意到我看他，问我想要什么。突然我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我想要真理。”他毫不迟疑地指着他的船舱说：“进来，我将显示给你。”我想，“他大概是疯了。也许这就是他这么快乐的原因。”

在他的船舱里，他给我看一本名叫做《神人》的书，并指着一位相貌不凡的人的照片说：“这就是！他就是真理，他叫美赫巴巴，他是神的化身，弥赛亚。”他然后说他最近刚刚见到他。

我看着那本书里巴巴的面容，这让我想起我认识的某个人。难道是作家威廉·萨若延（William Saroyan）？而那个名字，美赫巴巴，是如此地熟悉，可又像是来自于另一个星球的名字，真奇怪。突然我的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他是最伟大的哑剧演员！”我对哑剧感兴趣已有好多年了，我的一个计划就是去以色列跟那里的一个伟大哑剧艺术家学习。我不知道，罗伯特也没有告诉我，巴巴一直在保持沉默。

跟罗伯特聊了一会儿后，我感到害怕，心想：“这个人自称是上帝——他一定也疯了，一个自大狂。我不想跟这有任何干系——这是疯狂。”

我借口离开罗伯特的船舱，在余下的航程里尽量躲着他。



我到了法国，经过一段时间和诸多困难之后，飞到英国，只是又被送回巴黎——我没有足够的钱入境。在巴黎我穷困潦倒，在严冬里没有暖和的衣服，睡在火车站和校园里，几乎冻死，开始挨饿。最后我出于绝望，去澳大利亚大使馆请求遣送我回国，几周后他们同意了。

在那些饥寒交迫、孤单的日日夜夜，“美赫巴巴”这个名字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我会把它推出去，并说：“这是那个自大狂的名字。它开始来追逐我了，让我发疯！”经过漫长而无聊的回澳旅程后，我去跟母亲一起生活。由于最近经历的灰暗体验，我开始患上严重的忧郁症。我想过自杀，正要这么做时，我觉得得去看一下住在附近的一位好友，最后见他一面。

我发现他正躺在地板上大笑，一条绳子缠在脖子上。就在几分钟前，他企图自杀，但因身体过重，绳子断了，他正躺在地板上大笑生活是多么荒唐。这个充满讽刺的情景也让我大笑起来，随即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到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但是过了几个月就辞职了，因为我拒绝对那些我认为并不真疯的人进行电击治疗。失业以后，我开始在墨尔本街头转悠，寻找工作。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家我未曾见过的书店，我走进去，马上感到像是回了家。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将在这儿工作。经理拒绝雇用我，我离开了，但这种感觉坚持着。我在三周内去了三次，最后他绝望地说：“我将安排你约见负责所有书店和出版的总经理，如果他说‘不’，你会接受吗？”“有道理，”我答道。

会见是在一个星期后。在那一周，我患了重流感，变得有些神志不清。当我被领进总经理的办公室后，我脚步踉跄，思维混乱。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申请这个位置前在哪里就职？”我回答说：“在一个精神病院！”他的表情从冷漠转为同情。

“你现在还行吧？”他问。这个问题让我糊涂，我答道，“我得了流感。”“别担心，”他说：“你可以在书店工作；那儿的人都有点疯癫，疯子艺术家等等——你会很适合那儿的。”我晕乎乎地谢了他，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认为我是医院里的病人而不是护士。我后来发现总经理是个善良人，喜欢帮助疯子和穷困的艺术家。

书店的经理对我得到工作而目瞪口呆，只好咽下这个，并在大书店里指定一块地方让我打扫、整理和慢慢熟悉。这块地方标着“宗教”。我找了个掸子，走到我的地盘。我拿起书架顶层的第一本书，我受的震动是如此巨大，差点把它扔到地上！它是《神人》！我打开书，看见美赫巴巴的照片。是的，正是同一个人。

我害怕了。我把书放下，尽量让脑子摆脱这个“巧合”。在六周的时间里，我每天为这本书上掸去灰尘，每天我都越来越为之烦恼。“他竟敢说自己是上帝？”我边掸边想，“他一定是疯了！”

然而他的名字却在我最意料不到的时候进入我的脑子里。我下决心采取行动。我要把书带回家，阅读它，一了百了地驳斥他的声称，然后终于让脑子安宁。有一个月的时间，它坐在我家里的书架上，未被打开过。一天夜里我睡不着。我看着我的书架，唯一的一本我没有读过的书就是《神人》。

我不加思考地把它取下来，开始阅读。整整一夜和第二天整个白天，我一直读它——我想都没有想过上班——我把其它的一切全忘了。我生活中曾经发生的一切显然都是为了把我引向这一刻。读到书的结尾，我整个心灵和头脑都知道，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真理，耶稣再次来临，他是慈悲的。他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母亲曾对我说，如果我找到了真理，要立刻让她知道，因为她不能去寻找它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她。她立刻就接受了，说：“我知道你已经找到了。我能从你的声音里判断出来。”

第二天，我匆忙去了书店。我的心充满巴巴，充满快乐。“你昨天去哪儿了？”经理恼火地问。“昨天我找到了上帝，或者说上帝找到了我。我会告诉你的，他的名字是美赫巴巴，他在印度！”我叫道，期待着他来感激我改变了他的生活。

“回去干活，”他吼道，“你一定是疯了！”他摇着头回他的办公室。我走向我的地盘，现在那是“巴巴”的地盘——我笑着，哭着，赞美着，感谢着巴巴让我这么疯狂——这是我的祝福啊！

### 在巴巴的爱里无忧无虑

作者：南迪

#### Happy-Go-Lucky in Baba's Love

P. G. Nandi

从童年起我就是个无忧无虑的人。我的早年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在逆境中我从不气馁灰心。在家庭中我见过了很多人死亡。我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姑姑把我带大，给我很多爱与关怀。后来我父亲死了，我就依靠叔叔。

由于缺钱我不能完成大学学业。我去找工作，但在三十年代经济萧条时期，机会很少。最后我找到一份速记打字员的工作，开始六个月不付给我工资，半年后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五卢比，因而可以在茶点时间吃花生而不只是喝水。两年后我通过了电报员工作的考试。经过一年的训练，我迁到吉大港（Chittagong，现在属于孟加拉国）。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朋友都建议我放弃这个工作，因为那时孟加拉被日本轰炸，但喜欢冒险的我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尽管飞机场每天被轰炸，但是生活过得还顺利，我的职位也逐渐提升，并在1949年结了婚。

过了些时候，我们得知我妻子患有二尖瓣狭窄，不能生孩子。在几年之内，我叔叔、姑姑和很多堂兄弟姐妹都死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世上。我变得对妻子非常依恋——我所有的欢乐与痛苦的核心。

在这些年间我妻子的健康恶化。她越受苦我越爱她。为了让她快活有笑脸，我从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舒适和快乐。她也爱我胜于世界上的一切。有了她陪伴我就是百万富翁。但在一夜之间我却变得一贫如洗，因为在1961年6月1日，我妻子突然瘫痪，第二天就死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和最猛烈的打击，因为我是那么爱她。没有什么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了。

我放弃了所有的游戏和运动；我放弃了所有的朋友的陪伴，变得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我甚至不考虑再婚，虽然朋友们劝我这样做，那样至少有个人陪伴我。为着对死去的妻子的爱，我发誓永远属于她，因此不能接受另外一个人取代她的位置。

我机械地上班，回家。我在附近的一个旅馆吃饭，但不关心吃的是什么。我也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健康；想快点死了，好与我的妻子在另一个世界里相遇。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为她哭泣。但是再多的眼泪都不能让她回来，我也没有死去和她团圆。这是怎样的困境啊！

一天晚上，当我倾倒苦水时，我从心底祈求上帝：“上帝啊，我从没祈求过您，我甚至不知道您是否存在，但是人们说您在，并说对于那些在这个世上无依无靠的人，您是唯一的依靠。看来我已经到了这个境地；请在我的余生帮助我并指导我，重新安排我的混乱生活吧。”

就在那一刻，有人敲我的门。我不知道那会是谁，因为我有意识地疏远了所有的老朋友。原来是个不大熟识的人，他在找曾在此住过的我的一个同事的儿子。他看到我，对我妻子的死说了几句安慰话，看到我的孤独悲伤样子，他说会借给我两本书，可能会帮助我找到安宁和慰藉。

当我问起那两本书时，他说一本讲舍地赛巴巴的奇迹，另一本是美赫巴巴的《神曰》。他说他自己是赛巴巴的信徒，但对美赫巴巴却一无所知。他还说他没能读完《神曰》，因为它非常难懂，但是他许诺第二天把这两本书给我。

第二天他的确把书给了一个同事，让他转交给我，但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这个同事把书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一直想着他答应给我看的书，并且越来越渴望看到它们。终于在三周之后，我的同事突然想了起来，把书给了我。

当我打开《神曰》，看见阿瓦塔美赫巴巴斜倚着虎皮的照片时，我一见钟情。我暗自想，如果我有大师，我要巴巴，因为他看起来最神圣，脸上带着慈悲的微笑。

我开始慢慢地读这本书，尽管不是很理解。但是我坚持读下去，几个月后读完了。我还是不很理解，但阅读对我的精神有着治疗作用，它增加了我的渴望，去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阿瓦塔美赫巴巴。但是在我住的贾巴普尔（Jabalpur），我不知道有谁能给我讲巴巴的事情。

几个月后，一个老校友为他妹妹的婚事到镇上来。他来看我，一见我桌子上的《神曰》就开玩笑说：“噢，你也成为美赫巴巴的跟随者了。”他随后邀请我在当天晚上去他住的地方，见他的姐夫罗姆·潘喀拉吉（Ram Pankharaj）。后者碰巧是当地的阿瓦塔美赫巴巴贾巴普尔中心的秘书。

与潘喀拉吉（巴巴的亲密爱者）的偶遇打开了通向阿瓦塔美赫巴巴的世界的门廊。他的巴巴图书馆向我敞开，我逐渐地用所有关于巴巴的外部知识丰富自己，最终把他放在我心中的王位上，确信他就是心灵的内在居住者。因为是他立刻回应了我内心的真诚祈求——给我提供《神曰》，然后引导我去见可亲的潘喀拉吉。就这样我的敬爱的大师在 1962 年进入了我的生活，亲切而随意，无须我做任何的苦修努力。

1963 年 5 月，我去普那的“古鲁帕萨德”第一次接受巴巴的肉身达善。巴巴坐在唯一的椅子上，我们坐在地毯上。在我眼里他就像旭日——明媚照人。轮到我们接受达善时，潘喀拉吉站在巴巴旁边，向他介绍贾巴普尔团的人。诗人师利乌帕蒂阿亚（Shri Upadhyaya）排在我前面，他到巴巴跟前时，巴巴问他是否写了新歌，如果有就唱出来。于是师利乌帕蒂阿亚开始唱歌，达善的队列停了下来。

这时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我想仔细地看看巴巴的莲足，它们离我很近，我想知道是否能看到一些海螺、旗帜等标记，据说奎师那身上就有这些。至爱巴巴把左腿放在右腿上，脚掌朝着离我相反的方向。但就在我产生这个念头的一刻，巴巴换了个姿势，这样我就能看见他的脚掌了。我马上意识到至爱巴巴知道我的念头。我因自己的愚蠢而自责，继而仅仅专注于他的美好的神圣形体。在至爱之无限实在身边，一个人失去对相手术、占星术之类的有限预示的兴趣。随着对至爱的爱逐渐增长，这种兴趣也逐渐减退。

轮到我接受达善的时候，我把前额放在至爱的神圣莲足上，并不知道他曾指示不要这样做。但是至爱巴巴没有反对。他像祖父对待孙子一样，非常仁慈地用手掌摸着我的脸颊，抬起我的脸，然后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神圣触摸让我无比幸福，超出了言语的表达。我感到像一个身轻的人在空气上走，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小鸟，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

三天的达善活动结束后，我回到贾巴普尔，世界观却完全转变了。我又变成原来那个无忧无虑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牢狱被冲破了，我挨个去看老朋友，宣布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早年也这样宣称过，但现在则有所不同。从前这个宣称建立在无知上，而现在它则建立在确信上——那就是我与幸福的源头美赫巴巴的联系。

我失去了此生的暂时伴侣——亲爱的妻子；但在阿瓦塔美赫巴巴那里，我却得到了永在的伴侣，不仅是这一生，而是将来所有的生生世世，直到最终的结合。

## “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

作者：杰夫·伍沃顿

### “Sometime, somewhere, somehow!”

Jeff Wolverton

1968年6月，我从纽约（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说美赫巴巴）搬到美国西北海岸的西雅图。在那儿有半年多时间，我坦率地谈论巴巴，但是连一个巴巴爱者都没有遇到过。那时的西雅图对我来说，似乎是巴巴世界的边缘。

不过，大概在12月下旬，凭借巴巴的恩典我遇到一个爱巴巴的女孩，她名叫玛丽安(Marion)。通过她，我得知巴巴邀请他的爱者在春季三四月份去印度参加达善。这个期间我没工作或存款，所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挣够去印度的费用看起来没什么希望。

玛丽安很穷，住在一个极其破旧的公寓里，她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做全职工作，所以我们俩个在同一条船上——去看巴巴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我们没有放弃希望。无论何时聚在一起，不变的话题就是讨论去印度的可能办法，从借钱到在乘坐的船上打工挣路费。最后谈话总是在气馁中结束。

一个月以后，1月31日，我们接到巴巴离开肉身的消息。我们受到很大的震动，希望能以某种方式获得“最后的达善”。

在大学区有个小咖啡馆我经常光顾，它叫“快又好”(Hasty Tasty)。这是个邋遢的地方，价格低廉，整夜开放，聚集着各色人等——学生、流浪汉、嬉皮士、吸毒者，甚至来醒酒的酒鬼。大多数人像我一样破产，被“快又好”的特色饮料所吸引——只要花上十分钱就能随便喝的咖啡。我和朋友们经常坐在那里，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每个人一晚上喝上十杯。

在巴巴离开肉身三四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三个人——玛丽安，我和若斯梯(Rusty)——去“快又好”，在一个小桌旁坐下来，喝我们通常喝的咖啡。若斯梯听我们说起过巴巴，似乎还接受巴巴。用餐区很狭窄，其他几个人坐在旁边的桌子边。我们三个闲聊了大约半小时，东拉西扯，没有什么具体的话题。玛丽安坐在桌子末端，若斯梯坐在我对面。突然，玛丽安满脸震惊，充满敬畏地盯着我旁边的空位，叫道：“巴巴坐在那个椅子上！”

我把头转向椅子，看见一种莫大的光辉，我的眼睛只能看这个巨大光辉的外围！巴巴就像是一千个太阳放在一起所发出的光明！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从巴巴光辉的巨大太阳边缘流溢出一束束金色的光。无论我多么努力，都不能直视那个光本身。

似乎过了永恒的时间，虽然那很可能只有几分钟。突然巴巴消失了，像出现时一样迅速。我们三个人哑口无言。我们本能地伸出手握在一起，就这样默默地呆了许久。然后，我们在无声的默契中站起来，结了账，离开咖啡馆。外面大块的乌云笼罩在上空，让一切都显得极度沉静与柔和。我们走在大学路上，仍旧一言不发，随后一个个转向各自的街道回家去了。

我们三个人所受的触动之深，超越了语言！巴巴在他的无限慈悲中，还记得在世界的这个偏僻角落里的我们。后来证明，玛丽安和我是不能去参加“最后的达善”的，但巴巴这么慈爱地来到我们这里，满足了我们的最深渴望——接受他的活着的达善！

很久以后我读到，巴巴曾经说过，他将再次给他的爱者们达善，“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而那个时刻出乎意料、势不可挡地来到我们身边！

### 重温耶稣的临在

作者：托尼·葛里斯

#### Jesus' presence recaptured

Tony Griss

60年代末，有一次我父亲把我叫进他的房间，相当认真地说：“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他随后给我一本书《神对人与人对神》，告诉我这本书的作者美赫巴巴是印度的一个大师，他感到巴巴是我的大师。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说这些。我对神或大师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毫无兴趣。于是我说：“好吧，谢谢，”随之把书放在一边，把它忘了。我父亲对灵性的东西感兴趣，但我不。

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处于迷幻品时代，我牵涉进了毒品走私。我被捕并被送到联邦监狱关六年。在监狱里我感到很孤立。我是走过私，但我自己从没吸过毒，也没伤害过谁，抢劫过谁，或做过此类的事情。我感到自己有别于其他犯人，难以跟他们真正地交谈。

我因如此孤单而感到很颓丧，我想：“如果有上帝，现在是我寻找他的时候了。”我从前不信上帝，也根本不在乎教堂或此类的事情。但我很孤独，想要找些什么来填补空虚；所以我觉得如果上帝确实存在，现在是上帝走向我的时候了！

大约在这个时间，另一个年轻人被投入监狱，我和他成了朋友。他读过一些书，知道尤迦南达和其他一些大师，我经常同他谈论上帝，他就会告诉我这些大师的事情。

出于某种原因，监狱里分配给我的工作很简单。我必须在早上、中午和晚上一天三次拖洗走廊，剩下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常常走到外面的大院儿里，在那里欣赏山脉、田野和鲜花等美景，用很多时间独自思考。

一天，我在院子里坐着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从远处走来。当他逐渐走近时，我开始感到他的强大临在。这似乎很奇特，但我开始感到某种未曾感到过的东西。这个人走得越近，这种感觉越强烈。

我随后注意到这个人没穿衣服，除了一小块缠腰布。但更让人惊奇的是，当他走近我时，一切都停止了。四周绝对地寂静，鸟儿停止鸣叫，风儿停止吹拂——仿佛人间的气氛消失了，只剩下这个人的临在。

他来到离我几码之内，我突然认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临在完全压倒了一切。他径直走到离我约 10 英尺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接下来我知道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俯视着我。即便如此，我仍然注意到他的美和临在。我记得他的身体颤抖着，特别是他的腹部，好像是在痉挛，显然他的身体经受巨大的痛苦。但这却没有显示在他的脸上。他看着我，他的脸是如此地沉着，如此地平静，他流露出那么多的爱，你若是不看他的身体，则不会知道他在受苦。

然后，突然间，他又站在地上看着我。然后他又在十字架上。这样反复了两次，他看着我，随后转身，向他来的路上走回。

他一离开，我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疼痛——那是分离的痛苦。他就这样离我而去，这让我难以置信。随着他的离去，他的临在也逐渐褪去，一切很快又恢复正常。但我不能忘记他给予我的注视。从那一刻开始，我成为爱耶稣者，把他当作上帝来爱。

幸运地是，我的服刑期被减短，只过了一年我就被释放出狱。我出狱后，唯一想做的就是重温耶稣看我时的感受，但是我再也不能。我会去附近的所有的教堂，看那里的耶稣雕像。如果有人想在下午放学或下班后找我，我就会在那里，只是盯着耶稣，希望有一天能找回那种感受。

同时我努力去过正常的生活。我一边上大学，一边找工作。我申请到一家光学仪器公司供职，发现拉尔夫·布朗（Ralph Brown）在那里工作。拉尔夫对灵性有自己的想法，我有我的，不过它们完全不同。

我想有一两次他提到过美赫巴巴，我记得这给我留下印象，因为拉尔夫总是说：“巴巴说……”大多数人谈论其他大师时，我只是听见他们说他们自己知道什么，而拉尔夫总是说巴巴说过什么。这给我留下了印象。

我在光学仪器公司工作了三四个月后，拉尔夫告诉我说下星期三是美赫巴巴的生日，我应该来参加在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的一个书店里举行的庆典。我并不真正知道美赫巴巴是谁，也没有兴趣。我说：“我不能去，因为那天晚上学校有考试。”拉尔夫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来参加庆祝，然后别担心——你会通过考试的。”

这是有点挑战性，但我对美赫巴巴没兴趣，所以决定不去。但是下面发生的事情真正地奇特，因为我开始整天在心里听到巴巴的名字。我会听见，“美赫巴巴，美赫巴巴，”我想：“我在听什么？”我去教堂，唯一听到的就是“美赫巴巴”。有两天的时间，我听到的一切都是“美赫巴巴，美赫巴巴”。就像是一个闹铃，时时地响着“美赫巴巴”。

于是我对自己说：“喔，这件事肯定是不寻常的。”我对大师有多疑症——拉尔夫告诉我说巴巴是印度的灵性大师，而我不想让任何“大师”干预我的生活。但在听了美赫巴巴的名字在我脑子里响了两天之后，我对他是谁感到很好奇。最后我决定打电话给我的监狱朋友，因为我知道他对大师感兴趣，觉得他能起着缓冲作用，保护我。

我打电话告诉他：“有人要庆祝美赫巴巴的生日。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一起去。有各种庆典活动等等，你会喜欢这位美赫巴巴的。”于是我的朋友、他父亲和妹妹在庆祝之夜一起跟我去威尼斯的书店，可马上我就感到有点反常。

我的意思是，有个人（后来我知道他曾见过巴巴）坐在门口，嘴上绑着一条带子保持沉默。另一个过来欢迎我们的家伙身着西服领带，还有一个人穿着涂满星星的大后跟鞋子。这伙人各色各样，我觉得他们都很怪。

我感到，“不。这不适合我。这些人真是怪异。”但出于礼貌我留下来。好几次我都觉得够了——对这些拥抱和到处的巴巴照片。但是每次我试图离开，都会发生点什么事，结果是我留了下来。

最后他们放了一部美赫巴巴在1954年2月访问安得拉邦（Andhra）的电影。这就是我开始对巴巴感兴趣的时候，因为我看见他走路，成千上万的人跟在他身边。我对自己说：“这个美赫巴巴一定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有这么多人这样跟随他。好像他就是基督。”怀着这个想法，我开始真正用心看电影。

巴巴正坐在一把椅子上布施达善，突然他的脸从电影里出来，看着我。他向我倾注下一束强大的爱，我一下子认出巴巴的眼睛就是耶稣的眼睛。我在内心叫到：“我以前见过那些眼睛。那是上帝！”我立刻知道了。就在巴巴给我那一瞥的一刹那，我知道了巴巴是神。与此同时，临在回来了！耶稣曾经带来的临在，从美赫巴巴的眼睛里回来了，这次它呆了下来。并继续与我在一起！

## 认出却又忽视

作者：斯科特·奥尼尔

Recognition Ignored

Scott O'Neil

七十年代初，在我驶入美赫巴巴的爱的轨道，并接受他为阿瓦塔之后不久，我哥哥的一个知道我同巴巴的关系的朋友，给我讲了下面的事情。



他说：“就是他，和我在一起的就是美赫巴巴。直到看到他的这张照片，我才知道他是谁。”他所指的照片在我借给他的一本书的封面，拍摄于四十年代中期。当他给我讲述时，还说他很久以前就把巴巴忘了，但他看到巴巴的这张照片时立刻想起来了。

大约七年前，1966年不幸降临到他的家庭，他父亲被一个商业竞争对手以欺诈罪起诉。他父亲是个生物学家，开办血库发了财。他父亲的手在血库里放置了一些陈旧的血液，然后以侵害罪向权威机构报告此事。这最终使他家丢了生意，他父亲也锒铛入狱。

判决在纽约通过后，我朋友来到迈阿密海滨，租了一间旅馆，与世隔绝。刚目睹过父亲入狱和家里房子被没收的他处于深度绝望状态，他想独自呆着，忘记一切。一天晚上，他从睡中醒来，发现一位穿长袍的人（巴巴）站在他床边。这个出乎预料的情景非但没让他惊恐，他反而因这个人的临在感到放心和安慰。

来者拉起他的手，帮助他下床，走过房间，在一张矮桌边面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他问来者，“您是谁？”答案通过思想传递过来，“我是一切。”没等他问更多的问题，他又被告知：“别担心，我会帮助你。”他不加疑问地接受了这些话，因为他感到巴巴知道他的一切，他不需要问更多的问题，发现在巴巴跟前，他的一切问题和忧郁都烟消云散。

过了一会儿，巴巴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回床上。他渐渐进入梦乡，巴巴似乎退到房间深处，就好像房间本身扩展以容纳他。曾经折磨他的忧郁和担心消除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巴巴临在的氛围一直和他在一起。慢慢地，随着生活的继续，这个经历被他抛在脑后，最终被遗忘了。只是当他看到巴巴的照片时才记起来，并受驱使与我分享这个经历。

后来他读了更多巴巴的书，最后他把书还给我，并告诉我他想忘了整个事情。这让我惊讶，因为显然他与巴巴的联系是有益的，并发生在他生命的关键时刻。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想完全忘掉这整个的经历。

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说，那时和现在被美赫巴巴所激起的感情太深，他感到进一步追求下去，将会导致他的生活的根本改变。可是他并不想改变他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巴巴完全排除在生活之外。

我已有十多年没见这个朋友了，现在已经与他失去了联系。但让我惊叹不已的是：阿瓦塔的慈悲是多么无条件，他是多么耐心地等待着那些他的人啊！

### **在他的看不见的手中**

作者：希瑟·纳戴尔

**In His unseen hands**

Heather Nadel

我第一次听到至爱巴巴的名字是在 1969 年，那时我在加利福尼亚上大学。一天晚上，我跟几个伙伴去海岸山脉访友。他们的家对我们这些学生娃子是个好去处——一所可爱的老房子，坐落在红杉森林里的，这仿佛离我们在山下平原的大学里的尘世生活非常遥远。我们正在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突然有个人（我不认识他）拿着一本书走进来叫道：“我找到它了！美赫巴巴写的书！”这让房子的主人们极为兴奋，我好奇地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有人把书给我看。

看到巴巴的脸（在封面上），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知道这个人！”但我想不出我是怎样知道他的。是在意大利吗（他看起来像意大利人）？纽约？不是……然后我无意中听到：“他说他是上帝。”于是我开始琢磨上帝怎么能写书（而且如果上帝是作者，那么谁是出版者！）。神人，上帝以人身显现，这些概念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最后我决定，我不能肯定说美赫巴巴是不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能够说他是上帝，而就我所知，我不是上帝！也许他就是他所声称的——他的脸是如此地诚实，我感到他不会说一句谎话。随后我就没再想这件事。我就是这样第一次听说美赫巴巴的。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动身回家时，天已经晚了；浓雾从海上涌过来，我们走到车边都很困难。在雾中找到它之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回家路程。车是我的，所以我开，下了长长的车道后的第一个转弯，我就意识到我们的回程驾驶将很困难——雾很浓，我只能看见前方几英尺，下山的路多是 U 形急转弯，甚至大白天开车都困难。我俯在方向盘上，尽最大的努力。

随着时间一分分地缓慢过去，似乎越来越难在黑暗和浓雾里，通过陡峭的转弯。我很累并开始紧张——难道这条路没有尽头吗？当我真正开始感觉到驾驶的压力和阴森浓雾的恐怖时，我突然感到方向盘上有两只手在我的手旁边；它们似乎在驾驶汽车！我几乎能看到它们，这种感觉非常强烈。我问坐在旁边的朋友，她是否注意到方向盘上有什么东西。她说没有，我告诉她我觉得有两只手。当时那也没让我们感到害怕，只是觉得奇怪且难以解释，我们坠入困惑的沉默中。

山底最后终于进入视野，我们因路上没完没了的曲折和转弯而疲惫晕眩。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在山脚处，汽车突然不能转到一档，换挡卡住了——因此我把汽车放在空档上，滑进一个加油站，幸运地是那只有几码远。我们把汽车留在那里修理，打电话给一个朋友，他好心地把车开过来，送我们回家。

第二天上午，我回到加油站取车。服务生抿嘴笑着和我打招呼：“告诉我，小姐，你们是从哪儿把那辆汽车开来的！”我对他的态度有点不解，笑着说：“我们从 La Honda 过来。”（在山顶上的镇子）。听到这个他大笑：“这个笑话不错啊！现在说真的，你们到底从哪里来的——我纳闷你能把那辆车开动！”我更为迷惑了：“你为什么那么说？”他抿嘴笑着说：“好吧女士，绕加油站转一圈，汽车右轮就飞脱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开过 200 码，所以别哄我说从 La Honda 来的了！根本不可能！”他一边抿嘴笑着，一边去取我那辆重新装上轮子的汽车。

两年之后，1971 年，当我在美丽的默土海滨美赫灵性中心，到巴巴这里时，两只手操纵着方向盘的情节在我的脑海里转化成至爱巴巴的标志——从我听到他名字的第一天晚上，他就把我握在他的手里，很可能很多世纪前就开始了。

## 跳起比根舞

作者：比尔·克利夫

When they Begin the Beguine

Bill Cliff

尽管“跳起比根舞”这首歌不经常为巴巴演奏，但是它对他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五十年代初，巴巴指示他的满德里在他离开肉身时要播放“跳起比根舞”。如果不能播放录音，就要唱出来，如果没人会唱，就朗读歌词。

因此在1969年1月31日，美赫巴巴在美拉扎德离开肉身之后，他的女门徒把一个小录音机拿到他的房间，播放“跳起比根舞”的录音。另外，当巴巴的遗体被送到满德里大厅，美拉巴德山上巴巴的小屋，直到后来被安放在三摩地的墓穴里时，也播放了这首歌。总共播放了七次。从那以后，对巴巴的跟随者来说，这首歌一直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些年来，它出现在收音机里的次数令人惊奇，但让我感动的是它出现的完美时刻。比如1983年2月，我开始在邮局工作，发现自己一天八小时处于收音机“摇滚乐”的包围中。

在我经受了三天这种震耳欲聋的折磨后，我叹息说：“在这个鬼地方我永远不会听到像样的歌曲了。”之后不久我坐在餐厅里时，有人转换到一个轻音乐电台。果不其然，就在我正吃奶酪三明治时，“跳起比根舞”传了出来；假若有人瞧见，他们会以为我突然得了牙关紧闭症。

还有个故事，涉及到一位刚从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朝圣回来的巴巴爱者。尽管他很高兴地带回了一把在印度买的西塔琴——琴装在黑色大皮箱里，但是到了离他心之所属有万里之遥的纽约机场后，他仍然有一点沮丧。

他找出租车时，一个典型的纽约人和他搭话，接着是下面的对话：

“嗨，伙计，那个箱子里是什么？”

“一把西塔琴。”

“那是什么东西？”

“从印度带来的乐器。”

“它能演奏‘跳起比根舞’吗？”

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把遥远的美拉巴德与纽约连接起来。巴巴就这样用幽默的方式让他的爱者知道——他在美国就像在印度一样和爱者在一起。

然而我最喜欢的“跳起比根舞”故事发生在1983年初。那是1月30日，是个星期天，我们有十个人聚集在纽约Schenectady的一家餐馆，同珍妮和达文·肖夫妇（Jeanne and Darwin Shaw）一起吃午饭。像这类聚会偶尔会发生的一样，话题越扯越远。一伙人饭桌一头谈论工作和职业，另一伙人在另一头热烈地谈论着影视圈，珍妮和达文在中间，无言地坐着。

突然我们听到有人轻声说：“嘘，嘘，听！”转身看到达文右手圈在耳边。果不其然，饭馆的收音机里在播放“跳起比根舞”。大伙儿很快陷入了沉思。

事实上这个小餐厅里只有我们这批顾客，一次我抬头注意到两个侍者正盯着我们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就在两分钟前，我们还那样生龙活虎，现在却像雕塑一样地坐着。真不知他们会怎么想。

歌曲结束时，我看了一眼手表。当时是纽约的下午1点半，正是印度1月31日的凌晨零点。这一刻在美拉巴德山上，永恒日（Amartithi）开始。这是我们希望铭记在心的事情。所以，尽管我们的思想羊群遛开了，巴巴还是把我们带回“家”，并且以美好而痛切的方式带进了这个最神圣的日子。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慈悲！

对于我，巴巴的阿瓦塔之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对造物界所做的工作，而且还在这些小事情里，在我们努力爱他并抓住他的每个人所经历的小小个人感触里。与巴巴有关的任何歌曲或小事都让我们想起他，这些忆念带来他的甜美的爱和活生生的在。每一次我听到或者亲身经历这样一件小事，都是巴巴连续不断的慈爱回应中的另一个——对我们的问题“您听到了吗？”

### 一个梦与两只鞋

作者：阿森尼奥·罗德里格斯

#### One Dream and Two Shoes

by Arsenio Rodriguez

1969年2月初的一天。波多黎各的圣胡安（San Juan）。夜幕降临，棉絮般的云一时呈现出多彩的外衣。燃烧的热带太阳已经疲惫。

喝完下午茶，闲聊一通后，我和姐夫驱车送母亲回家。

在圣胡安交通高峰，车艰难地行驶着。我们不时谈起日趋恶化的世事。

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我记事起，她几乎总是与卧室里的耶稣“圣心”像对话。对他倾诉心事儿，从他那里寻求安慰。她还常做很美的梦，且讲给我听。这次她利用汽车里的片刻安静，对我们说：“两天前的夜里（1969年1月31日）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

我想：“噢不！她又开始了。”但是母亲们总有办法说出想说的话，我只好听着。

她的故事是这样的：“在这个梦里，我被带到异国他乡。从人们的衣着看，是在远东某地。有个棕色皮肤的男人骑着摩托车，把我带到一处。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排着队，领头的是位引人注目的美丽妇女，头上系着一块蓝色围巾。她双手合十像在祈祷。仰望着天空的壮观景象——一位威武的骑士脚踏白马升上云端。系蓝围巾的女子直视着我的眼睛，微微低头，给我一个最安静美丽的微笑。这时我醒了。”

我礼貌地听完。母亲问：“你觉得这个梦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听起来像个圣经故事。”我说，企图取悦她。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她的梦。它们就像神奇的童话故事。如今我都26岁了。情况不同了。

我变得愤世嫉俗，消极逃避：一边高谈阔论怎样拯救世界，一边将四周的悲惨现状归咎于“他们”。这就是我1969年初的状况——莫名的失落感。

我曾读过很多书，对自己的科学观点和知识十分自豪。一切都似乎在我的“强大”逻辑控制之下。没时间去听一个老妪说梦，即便是我母亲。梦是梦，因此很容易就给忘了。

我继续学业深造，攻读高等理学学位。同时，生活把我推入更深的困惑。在矛盾冲动和绝望挣扎中，有一天我偶然“撞上”美赫巴巴。经过一番挣扎，认出了他，接受他是我一直寻找并渴望的至爱。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对我新找到的爱，我母亲很高兴。她私下认为，这使我离神更近了，“虽然不是耶稣。”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她也爱上了美赫巴巴。把他视为先知、圣人和值得爱者，但绝对不是基督。

1974年底，我们波多黎各的七个人有机会去印度旅行，见到跟随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弟子，拜谒美拉巴德巴巴的陵墓（三摩地）。母亲受邀和我们一同前往。66岁高龄的她接受挑战，踏上漫长旅程。

经24小时的飞行及机场迷宫，我们到了孟买。即使坐飞毯也不会比此更刺激。但大家也疲惫不堪。雇了两辆出租车向沉睡的都市驶去。

姐夫、母亲和我同乘一辆。司机东躲西绕，把我们活着送到市中心。有人喊：“Jai Baba！”（胜利属于巴巴！）随即看见一个棕色皮肤的人骑绿色摩托车到出租车前，和我们这群人互

道“胜利”。他是吉奥（Jal Dastoor）。诺博托（Norberto）曾在机场曾给他打了电话。在疲劳、兴奋、欢乐和混乱中，只听见我母亲的激动声音：“就是他，就是他！”

“谁？”我们问。“那个人，我梦里给我带路的人，就是他。”我们太累了，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指的是哪个梦。“还记得吗？”她对我们说：“那个有关外国的梦，队伍，领头的女士和天空景象？有个人用摩托车给我带路。我认出来了，就是他！”

她的肯定和坚持终于启发了我们的疲倦大脑，想起五年前的乘车。感到那是发生在五个世纪之前！但故事没有就此结束。到阿美纳伽后，我们去拜访美拉扎德。第一次走到巴巴房屋的门廊，我母亲突然停下，指着坐在那儿的美妮叫道：“她是队伍里领头的那个人！”在客厅里，有一张巴巴骑白马的油画，正是母亲梦到的那个场面——一位伟大骑士跨白马升上天空。

我们在印度呆了两周。离开的前一天，我和母亲去美拉巴德参加晚上的阿提（arti）。回来时，美拉巴德山一片沉寂，只有远处的吉他和歌声。

我们缓慢地下山，手电筒发出暗淡的光圈。母亲拉着我，担心蝎子和毒蛇会从黑暗里窜出来。这时候她对我说：“你知道，我心里知道他是那一个，和基督一样，但我的头脑理解受不了。毕竟这么多年，我被告知并相信，耶稣是神的唯一显现。”我说别担忧。我自认为理解她的困境，却不知道真正的答案正悄悄地从她脚上道出！

回到住处维露别墅（Viloo Villa），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动身。母亲小心脱下鞋，评论说它们走了这么远，到了这么多圣地，应该进博物馆。她把鞋底朝上放进箱子时，注意到一只鞋底上的图案。

由于视力弱，她看不清楚，只知道右鞋底部有个图影。她拿给我们看。有个人看了看，说是美赫巴巴的面孔！果不其然，在磨损的鞋底上，呈棕褐色，是一张异常清晰的巴巴的面孔轮廓。好奇心驱使我们去看另一只鞋底。上面是臻于完美的基督素描，类似埃尔·葛雷柯（El Greco）画的耶稣受难。

每个在场者都赞叹着，这些形象的“奇迹”出现感到无比惊讶。但只有我母亲理解其中含义。

她说：“奇迹不在于我鞋底上出现的面孔。这是巧合。真正的奇迹乃是他的慈悲：他的回应是如此之快。‘别担心，’他说，‘我同时在耶稣和巴巴里。爱二者中的一个，我都会永远与你同在。’这些是在沉默中道出，并记录在我鞋底上的话语。”